

林语堂小说集

京华烟云

上海书店



林语堂小说集

京华烟云

上海书店

沪新登字119号

京华烟云

林语堂著 张振玉译

上海书店出版

(上海福州路401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影印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30 1/8

1989年10月第一版 1992年3月第二次印刷

印数 2201—7200

ISBN 7-80569-110-X/I·32

定价： 11.50元

# 目 錄

---

卷上 道家的女兒

卷中 庭園悲劇

卷下 秋之歌







卷上  
道家的女兒



大道，在太極之上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

莊子：大宗師

## 第一章

光緒二十六年七月二十日早晨，北京東城馬大人胡同西口兒，橫停着幾輛騾子車，其中有幾輛一直停到順着大佛寺紅牆南北向的那條小路上。趕騾子車的都起身早，天剛破曉就來了。大清早晨就在那兒喊喊叫叫的。其實這些趕大車的一向如此。

羅大是五十來歲的老年人，是這一家的管家，僱了這些騾子車，是準備走遠道兒的。現在正抽着旱煙袋，看那些騾夫們餵牲口，一邊吵吵鬧鬧的開玩笑，從牲口取笑到牲口的祖宗。再沒話可說了，就取笑他們自己頭上來。

一個騾夫說：「在這種年頭兒，誰知道趕了這趟車回來是死是活呢？」

羅大說：「趕這一趟車，你們賺錢不少。拿一百兩銀子就可以買一塊田地了。」

那個騾夫却回答說：「人死了，銀子還有什麼用？哼，那些洋槍子彈可不講交情，一顆子彈穿進腦袋瓜子，就彎着彎子躺在地上，成了死屍一條了。瞧瞧這騾子的肚皮，肉能擋得住子彈嗎？可是有什麼法子，總得到外頭掙飯吃啊。」

另外一個騾夫插嘴說：「也難說呀。一旦外國兵進了城，北京也就住不舒服了。拿我來說，我倒願意離開這兒呢。」

太陽從東方昇起來，照着那座宅第的大門，巨大梧桐樹的葉子上，晨間的清露珠光閃耀。這

棟房子便是姚家的住宅。大門口兒並沒有堂皇壯觀的氣派，只不過一個小小的黃漆門，正中一個紅圓心，梧桐的樹陰罩着門前。一個騾夫正坐在按在地上的一塊方厚的石頭上。晨光雖然是清爽宜人，看來又是一個晴空萬里的炎熱天氣。樹下按放着一個不大不小的茶缸，是夏天施濟給過路人解渴的，可是這時候兒那茶缸還空着。看見了這個茶缸，一個騾夫開口說：「你們東家是個大善人哪。」

羅大回答說：「世界上再沒有比我們東家更好的人了。」他手指了指門柱旁邊貼的一張紅紙條兒，可是騾夫不認識上面寫的是什麼，羅大告訴他們說：「上面寫的是贈送霍亂、痧症、痢疾特效靈藥。」

那個騾夫猛然想起來，他說：「這倒很有用。你最好拿點給我們，在路上也放心。」

羅大說：「你跟我們東家一路上走，還用耽心什麼藥？他老人家身邊兒帶着，和交給你帶還不是是一樣？」

騾夫們於是想探聽這個行善人家的情形，可是羅大只告訴他們說，他家主人是一家藥舖的東家。

不久，東家老爺姚思安出來了，看一切齊備了沒有。他有四十來歲，短粗身材，結實健壯，濃黑的眉毛，眼下微微鬆垂，沒留鬍子，頭髮烏黑。走起來顯得年輕沉穩，步伐堅定，身子筆直，顯然是武功精深的樣子。若出其不意，前後左右有人突襲，他必然會應付裕如。一脚在前，堅立如釘，後腿向前，微曲而外敞，完全是個自衛的架式，站立得四平八穩，萬無一失。他向車夫們招呼了一下兒，一眼看見那個茶缸還空着，便囑咐羅大，他出門兒以後，要天和平常一樣，

茶缸裏的茶不許斷。

騾夫異口同聲的說：「老爺真是大善人！」

他進去之後，隨後走出來一個美麗的少婦，一雙金蓮兒，纖纖盈握，烏油油的髮髻，鬆鬆的挽着，身穿一件桃紅的短褂子，寬大的袖子，鑲着三寸寬湖綠緞子的滾邊兒。她跟騾夫們說話，酒脫大方，絲毫沒有一般少婦的羞怯樣子。她問了問車夫們可都轆過了牲口，然後進去不見了。一個年輕的騾夫讚嘆說：「你們東家老爺真有福氣！真是善有善報。您瞧，這位漂亮的姨太太！」

羅大說：「爛掉你的舌頭！我們老爺從來沒有姨太太。這位姑娘是他的乾女兒，還是個寡婦呢。」

那個年輕的騾夫嬉皮笑臉的打了自己一個耳光兒，別的騾夫都笑了。

不久，走出來一個僕人和幾個漂亮的小丫頭，大概由十二、三歲到十八、九歲的年紀，抱着被褥包袱，小壺等東西。騾夫們看得呆了，可是再也不敢品頭論足隨便亂說了。後面跟着一個約摸十三歲的男孩子。羅大告訴他們說，那是小少爺。

這樣亂哄哄過了半個鐘頭，這個將有遠行的家屬才走出來。那個美麗的少婦也在中間，她帶着兩個小姑娘，都穿得很樸素，白洋布小褂兒，一個穿綠褲子，一個穿紫褲子。富有之家的千金小姐和丫頭的分別，只要看態度是否從容雅靜，就很容易辨別出來。現在那少婦拉着那兩個小姑娘的手，從這一件事上看，便使騾夫明白那兩個小姑娘是千金小姐。

所以那個年輕的騾夫搶上前去說：「小姐，請坐我的車吧。他們的騾子不好哇。」

大小姐木蘭想了想，暗中比較了一下兒。另一輛車的騾子瘦小一點兒，可是那個騾夫却長得較為和善；而這個年輕騾夫的頭上還生着瘡癤。其實木蘭在選擇車輛時，不是看騾子好壞，而是取決於騾夫的樣子了。

在人的一生，有些細微之事，本身毫無意義可言，却具有極大的重要性。事過境遷之後，回顧其因果關係，却發現其影響之大，殊可驚人。這個年輕車夫若頭上不生有瘡癤，而木蘭若不坐另外那輛套着小騾子的輻車，途中發生的事情就會不一樣，而木蘭一生也不同了。

在紛亂當中，木蘭聽見母親責罵丫娘銀屏，那時銀屏在另外一輛車裏，因為銀屏濃施脂粉，衣服穿得太鮮艷。在大家面前，銀屏自然覺得太難為情。青霞是個十九歲的丫娘，扶着太太上了車，正暗中微笑，暗自聽了主母的話，此行沒敢打扮得花枝招展。

誰一看就看得出太太是一家之主，三十幾歲年紀，寬肩膀兒，方臉盤兒，微微有點粗壯，說話聲音清脆，一副發號施令的腔調。

大家都已坐好，就要出發了，十一歲的一個小丫娘，名叫乳香，在大門口兒啼哭，因為大家都走了，只撇下她和老羅看家，覺得好傷心。

木蘭的父親向太太說：「讓她也來吧，至少她可以侍候你，裝裝水煙袋呀。」

所以在最後的剎那之間，乳香又得跳上了丫娘的輻車。似乎每個人都已坐好，姚太太向丫娘們喊說她們要放下車前的竹簾子，不要老是向外探頭張望。

有五輛輻車，每車的騾子之中有一匹小馬。馮舅爺和一個年輕小夥子領頭兒，隨後車上是太太跟大了煙青霞，青霞懷裏抱着一個兩歲大的小孩兒。第三輛車上是木蘭跟她妹妹莫愁，還有乾

女兒珊瑚。另外三個丫頭是銀屏、錦兒，十四歲，還有小乳香，一同在後面的轎車裏，父親姚大爺獨自坐在一輛轎車上殿後。他兒子體仁避免與父親同車，跟舅爺同坐一輛車。

男僕羅東，是羅大的兄弟，在姚大爺的車前面，跨轅而坐，就是說，一條腿橫跨在車轅上，一條腿乘在下面。

向站在門前送他們出發的那些人，姚太太大聲說他們是到西山去看親戚，幾天就回來，其實車是往南方而去。

不管他們究竟往何處去，路人分明看得出他們是逃難，怕因拳匪之亂八國聯軍即將進入北京城。

在車夫吆呼「瓦得兒候……打……得兒！」和鞭子的清脆聲音之下，幾輛車一齊出發了。孩子們都與高采烈，因為是第一次回南方杭州的老家，以前只是聽見父親提到杭州，這次是真要回去了。

※ ※ ※

木蘭很敬仰她父親，他一直拒絕逃離北京，一直拖延至七月十八。後來既然決定了到故鄉杭州去避難，便冷靜異常，從容準備，處變不驚，方寸泰然。因為她父親沉潛於黃老之修養有年，可謂真正的道家高士，從不心浮氣躁。

木蘭曾聽見父親說：「心浮氣躁對心神有害。」他的另一項理由是：「正直自持，則外邪不能侵。」在木蘭以後的生活裏，有好多時候她想起父親這句話來，這個道理竟成了她人生的指南針，她從中獲得了人生的樂觀與勇氣。一個萬惡不能侵入的世界，自然是一個使人樂觀奮鬥的

美好世界，自然活在如此的一個世界的人會有勇氣，能奮鬥，也能忍受。

自從五月起就戰雲瀰漫，八國聯軍已經攻取了沿海的砲臺。義和團已經拆毀了通往北京的鐵路。那時義和團勢力日盛，漸得人心，在鄉間聚眾滋漫，勢不可侮。

究竟避免與洋人開戰呢？還是利用那批自稱能抵禦洋人子彈有魔法仙術高呼扶清滅洋的義和團呢？西太后也猶疑不決。清廷有一天曾下令逮捕義和團首領，可是第二天又任命維護義和團的端王爲總理衙門的大臣辦理洋務。宮廷的陰謀，對推翻壓制拳匪的決定大有關係。慈禧太后已經把光緒皇帝的實權悉予剝奪，而且正打算把他廢掉。她喜歡端王的不成器的兒子，有心立他繼承帝統。端王以爲與外國開戰會增強他的權力，也更容易使兒子入承王位，所以慫恿慈禧太后相信義和團的法術確能避槍彈。並且，義和團曾聲言要捉「一龍二虎」來祭天，以贖其賣國之罪。龍自然暗指兩年前行「百日維新」嚇壞了守舊派王公大臣的皇帝光緒，二虎則指的是當時已經年長的慶王與李鴻章，他倆是負責洋務的。

端王僞造了駐北京的西方外交團一份聯合照會，要求將國政大權交還光緒皇帝，這樣就使老嫗子相信外國使節是反對她廢光緒皇帝的計劃，所以她決定與義和團沆瀣一氣，休戚與共，因爲義和團的口號是「驅逐洋人」，這成了他們得勢的秘訣。朝廷中幾個思想開明的大臣，因爲義和團主張燒燬使館，違反外交之道，因而反對義和團，但是這幾個人已被端王殺害。國子監大臣曾因此剖腹自殺。

義和團實際上就在北京城。朝廷派出武官去鎮壓義和團，中了義和團的埋伏而遭殺害，敗兵向義和團投降。義和團既得人心，洋洋得意，簡直是佔領了北京城，殺洋人，殺教民，燒教堂。

外國使節團抗議，大臣剛毅派人去「調查」義和團的情形。結果回報說義和團是「上天派遣，驅逐洋人，消雪國恥。」於是反倒暗中放千萬義和團進了北京城。

義和團一旦進了城，在慈禧太后與端王暗中庇護之下，行凶做惡，弄得人人戰慄，全城震驚。他們各處遊蕩，尋找「大毛子」，「二毛子」，「三毛子」，全都予以殺害。「大毛子」指洋人，「二毛子」「三毛子」指信教的，在洋行做事的，以及說英語的中國人。他們各處去燒教堂，燒洋房子，毀壞洋鏡子，洋傘，洋鐘，洋畫。殺的中國人倒比殺的洋人多。他們證明中國人是否「二毛子」的方法很簡單。讓有嫌疑的人在大街上跪在義和團的神壇前面，向他們的神燒一張黃表，人有罪無罪就看紙灰是向上飛，還是向下落而定。神壇是設在大街，對着落日的方向。要表示信義和團的人就要燒香，而那些拳匪就打拳拜齊天大聖悟空，孫悟空這個西遊記小說上的猴子精就是他們供奉的神靈。於是滿街香煙繚繞，香味撲鼻，人覺得似乎進了西遊記異域殊方的神仙國度。甚至朝廷大官都在家設壇，邀請拳匪首領到家做法，而家裏的奴僕也都加入義和團，好藉勢要脅主人。

姚大爺是個博學之人，同情變法的光緒皇帝，認為義和團的行動愚蠢無知，危險有害，不啻兒戲，不過此種看法只是暗自藏在心中而已。他也有他「反洋」的道理，那就是教堂是仗恃洋人優越的武力保護之下的洋宗教的表現。他頭腦清楚，不附合義和團的無知胡行。他家僕人羅達與羅東兄弟躲避亂匪惟恐不速，深以遇到這樣主人為幸。

北京城裏發生了戰亂。德國公使克林德在街上為董福祥的甘軍所殺。使館區東交民巷受了包圍，洋人駐軍已經自衛了兩個月，正等待聯軍自天津來援。慈禧太后的寵臣榮祿，奉命率領禁衛



軍要去攻打使館區，但是他心裏頗不以爲然，他暗中通知使館早做防衛。但東交民巷附近的民房已經夷爲平地，南城各街道全已燒燬。北京城與其說是仍在朝廷手裏，莫如說是遭受了拳匪的控制。甚至於家家必不可缺少的水夫與糞夫，若不用他們的紅黃巾包頭，也不許去挑水擔糞。

在這一段期間，姚大爺始終不打算搬家避難。他所答應的只是把家庭的大洋鏡子，和由於好奇而買的西洋伸縮型望遠鏡毀了而已。他的住宅離那遭受毀滅的地區較遠。他太太勸他逃離災區，免遭殺害搶劫之禍，他却充耳不聞，想也不肯想。城外四鄉都是軍隊。姚大爺認爲一動不如一靜。他相信謀事在人，成事在天，要聽天由命，要逆來順受。

他的安靜淡漠引起太太無限的反感。太太責備他是存心住在那兒與他收藏的古玩書籍寢園共存亡。可是聯軍已經快接近北京城，真是怕有搶劫焚燒的災難了。他太太向他說：「你若不在乎你的一條命，你也想想孩子。」

這話的力量打動了他的心，不過他仍然說：「你知道在路上難道就會平安無事嗎？」

在七月十八下午，他們決定出走。姚大爺想，他們若僥得到驛子車向南走，先到山東的德州，大概是八、九十里地遠，那就平安無事了。新任的山東巡撫已經用武力把拳匪驅逐出境，所以他能在山東省內保境安民。拳匪原本發源於山東，因此幾個「教案」都在山東發生，其中一件就構成了後來把青島租給德國，並把維護教匪的山東巡撫毓賢撤換。

新任巡撫袁世凱，一天把一個義和團首領傳入衙門，要試一試他的道法如何。他讓十個拳匪站在一排，面對着手持來福槍的一班士兵。一聲令下，一班士兵開了槍，說來奇怪，十個拳匪却沒受傷，事實是來福槍沒上子彈。拳匪首領得意洋洋，不可一世，大聲喊道：「你看……！」說